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十三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台灣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棄之必爲外國所據請設鎮守官弁二月起募天顏爲湖廣巡撫

上諭曰尔前任巡撫未能潔已率屬曾經申飭今宜痛改前非廉謹自持以副任使之意三月九卿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個月停止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四月設台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

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三千 以學命大學士王

熙等審理刑部重犯 五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內懷凶惡卒爲強盜於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尔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鞭之後鞠審時啣恨扳陷包衣人同爲強盜同夥皆云勿妄陷無辜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由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爲念遇有重罪必反復推詳下部再議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九卿詹事府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

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勲江南學道趙崙揚州
府知府崔華兖州府知府張鵬翮寧壽縣知縣陸隴其等
上諭兵部據阿達哈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剎田禾當不久
自困又侍衛閔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剎田禾
爲然是羅剎盤踞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爲我
所取誠難久存着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
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舂載以歸 六月邊
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喇陸坤司由提督善挨
遣陪臣坤亨述烈瓦提等貢表進貢 九月以東巡頒詔

天下恩欵十二條 辛卯啟行 十月庚子

上幸濟南府至趵突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書清濟一字
於珍珠泉 壬寅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書雲峯二字又
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于孔子小天下處 丙辰上登
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幸焦山遂幸蘇州
府 十一月幸江寧府自江寧回鑒經泗水東境幸泉林
寺

上指示曰此當是子在川上處 幸曲阜詣先師廟行三
跪九叩禮 先是御舟由江都縣邵伯鎮命吏部尚書伊

桑阿工部尙書薩穆哈往視海口諭曰朕車駕南巡省民
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間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
心甚爲軫念詢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湖水下流原有
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至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
免水患自是往返每念及此不忍釋懷此一方生靈必圖
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尔等可往被水災州縣逐
一詳勘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縱有經費在所不
惜尔等体朕至意速行

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体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

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道學頗有實
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 十二月九
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明海口一疏請勅下河臣親往車
路串場等河並白駒丁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濬
深濶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填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
旨靳輔現在督理黃河堤岸又令兼海口必致兩處應
另差官督理尋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
事務一切事宜申詳靳輔具題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恩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

取羅刹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
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于四月杪水陸並
進抵雅克薩城招撫不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卽遵
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議從之 又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
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
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剽劫人口搶虜
村庄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
羅刹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
路羅刹又竊踞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卽剪滅今大將軍通

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刹倘仍抗拒則大兵
相機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偕佟
寶等叅贊侍郎薩海以令督咄 給事中楊尔淑疏請應
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以德茂著授後裔五經博士撥給祀
田修葺廟宇 三月制都統史張可前請將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縣掛從之
四月先是靳輔遵旨陳善後事宜查徐州河道僅寬六

十八丈束水不能暢流是以徐州迤上歲歲漫溢須于毛城舖添建減水閘一座王家山十八里屯添建減水閘三座北岸大谷山添建減水閘二座平日閉閘東流遇大漲則啓閘分洩以保徐城以上堤工又睢寧縣兩山夾峙河面僅寬八丈河流又爲一束應于峯山龍虎山之旁開減水閘四座又于歸仁堤添石閘填二座並將便民閘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欄馬河應再添石閘一座使河由閘進先積水以養埧尾又南岸各閘埧不特可以殺黃流恐漲更可分引黃水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但洪澤湖週圍數

百里一時不能灌滿恐仍有黃水倒灌運河之患必再于清河縣西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並於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至于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甯要工旨遵流之水總會于清河縣水勢既強必致踰越堤岸此減水埧雖有益于河工實無補于百姓不可不熟計至是九卿議覆差往閘河郎中杭霽吉言有益黃河堤岸運道民生應令建造從之副都統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信勒丕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刹七人回遞送至京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其

順永保河才經開占地方及眞順廣大等處二十四年應
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 六月戶部議都御史姚
締虞疏稱生員優免廩生餘糧伏乞勅部詳查酌復等因
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原任台臣馬騰陞題爲釐剔優免
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內稱紳衿優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
以一戶而免于百畝甚至包攬姻親受人投靠概入己戶
竟不循例當差貽累小民臣等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
俸薪之外自一品以下至雜職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
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以充兵餉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將

姚締虞請復優免之處毋庸議其廩生餽糧查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人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十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等因具題遵旨通行在案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今姚締虞請復廩生餽糧以培養士氣等語應將廩生餽糧准其支三分之一可也得 旨依議

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北口途次侍郎明愛遣撥什庫馳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不忍加誅洪恩羅利不肯還歸於是分水陸兵爲兩路將神

威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二十五日並進急攻羅剎城守城頭目額里克舍等勢乞降將羅剎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稚立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知諸大臣七月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紬文詳加丈量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山東撫張鵬疏言萊州青州兗州濟南東昌五府俱有額征解運臨倉米麥各屬距倉遠腳價累民臣前疏請改折色部議駐防及過往官兵運軍月糧改折恐不敷支未經議准但臣在地方軍民糧餉皆臣事萬一誤

軍精所關非輕請將臨清濟寧近水二處仍征本色如不敷支動用德倉臨德相距不遠轉移支給不致有悞其餘五府各屬額征臨倉米麥俱改折色不特民累可除且歲省席草腳費銀歲萬兩下部議行又疏請曲阜顏氏地祇照孔氏例輕征以昭朝廷優恤聖賢後裔之意從之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

上以詢內閣諸臣徐乾學言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

上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奏不准行 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言

皇上道闡精一治隆放勳首重經筵特資啓沃迄今二十餘載竊惟日講四書業已頒行易經現在登梓惟經筵講義一書尙未刊刻請勅詞臣纂輯

御製序文付之剞劂頒示中外命翰林院會同經筵講官議從之又疏學政三年報滿例應詮註升降然報滿卽應考核有司曩延巡撫不卽題核部臣不卽題結我

皇上勵精圖治嚴諭諸臣凡事速結方克無弊况文衡爲風教所繫其薦舉公明尤著者自當彙題以待

欽定此外或加級敘用或照例平陞俱可隨報隨題何至紛紜駁查迄無定議請嗣後學差報滿督撫限一月內核題到部部限一月內題結庶諸弊不生又言京師不設藩臬兩司所以尊朝廷重畿輔也其藩臬責任歸之守巡二道守道司度支總八旗錢糧二百萬有奇巡道司刑名畿南北滿漢八族借以綜理雖曰監司卽京師之藩臬也人直督督撫藩臬並膺特簡直隸守巡二道猶遵成例銓補

竊恐循次除授之人未必勝任嗣後二道缺出擇道府中
廉明素著者數人奏請親擢使天下知根本之尊于吏治
不無裨益並下部議行 九月御史錢鈺遵旨指實陳奏
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局員禮
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局官財賄布政使
那鼐收兌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鼐提至
京師嚴訊從之 靳輔言臣赴河南確勘黃河兩岸工程
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
邱縣荆隆口應築九月堤三百三十丈崇澤縣應築修堤

工二百一十丈此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爲江南保障從之 王大臣遵旨議覆墨爾根地方最爲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劄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 九卿等議覆總督漕務徐旭齡條奏漕糧派索諸弊應將歷年派索官指名題叅上諭曰此等弊端相沿已久必令指名題叅則後來督撫難于條奏矣可着該督撫嚴禁務在遵行 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原任應不准行得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方百

姓莫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 十月工部進呈
修京城道塗冊籍

上日工價支給尙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
則貧人苦累矣今如大路估算亦以錢糧給之 丙午五
色卿雲見 九卿議靳輔言高寶等七州縣下河應築堤
高過海潮於沿海口地方挑河白駒場等處建閘諸工需
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請先撥銀一半借工潤出額餘官
田收佃價償還又高家堰應加密排樁丁頭小埽再于堤
裏挑小河築束水堤共需五十三萬餘兩請先撥三十萬

兩又黃河兩岸築堤工銀一百五十八萬餘兩請先撥五十萬兩俱應准行

上諭曰靳輔題請治下河之策在築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費將涸出田畝所佃價償還朕思田畝涸出便當與民懇確若取佃價恐致累民至高家堰邦築工程實爲緊要朕南巡見前人創高家堰以捍洪澤諸湖頗有深意此堰若潰黃河亦難保固至黃河兩岸堤工似在可緩况三工兼舉需費甚多恐國用不敷着詳議等命勒輔及按察使于成龍馳駟來京與九卿等詳議十一月免河南湖北康

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糧
及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
城山東鄒城魚台今年重罹水災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
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 大學士等奏
勘輔子成龍來京臣等遵 旨問河工事宜勘輔議開大
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
濬海口故道議不畫一臣等從勘輔議通政叅議陳其範
科道王又旦錢銓等從于成龍議 上命傳問高寶興鹽
山江泰七州縣現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說孰是直

言無隱尊召問起居注官侍講喬萊河工事宜喬萊奏曰
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勒輔議工難成田
廬墳墓傷損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
更高後或一旦決潰爲害不淺

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于民如何可行于成龍所
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着往興工等命工部尙
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
父老回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先是薩穆哈穆稱額往勘下河請暫

停開濬九卿議允得

旨河口不開濬則必溢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
浸淹田畝可以涸出令集議至是九卿奏奉差大臣及該
督撫親問河濱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

上問于成龍云何曰于成龍言挑濬海口必修治串場河
共約費百餘萬臣等以此工果有益卽千萬亦所不惜今
以百萬帑金嘗試于未必可成之工不若留此以備各處
賑濟爲便

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僉議止且視今歲水勢

如何再酌之 伊桑阿薩穆哈勘明應挑濬海口疏畧云
臣等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
原從車路河白塗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
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若水洋關龍港信陽港
廟灣入海今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
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致水雖仍流而蓄
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埧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
流串場河之車路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各場之口
俱挑濬深濶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永免水患 又

據李天馥議丁溪草堰白駒岡門共四工 先是郎中滿
丕等奉命確探羅刹情形至是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
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居之

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令將軍薩布素
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
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是帥所部二千人攻雅克薩城
松威道王隲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請停減

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
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着停止 江寧巡撫湯斌疏言

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艷曲壞人
心術蚩愚之民簞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值至數百金
婦女有遊治之習艷粧艷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
勇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匪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
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曲艷編打降歛迹惟妖邪
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
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
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謗謂其山曰肉山
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

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瘠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微行有司類此者盡徹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視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歛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

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飭遵先是廷臣有言
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至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
領官僚專資輔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
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 四月先是勘輔言高家堰一帶臨湖堤
工長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必密釘排椿加土壓埽以禦風
浪再堤內離堤七八十丈必另挑運料小河卽取所挑之
土築束水堤一道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束大堤積水以

便運料運土搶救工程又上自武家墩下至楊家廟舊有
河形目今淤淺應挑深復舊約長四千丈挑起之土卽帶
兩岸堤工又自楊家廟至寶應湖一帶平灘計長四千丈
應挑河一道以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且爲運料之
路以上四工共計銀二十二萬四千餘兩請先借撥庫銀
容臣星飛趙夢其餘工程俟收下河屯墾官田籽粒佃價
等項陸續與舉又言黃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堤計長三
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十八萬
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廢湖灘築堤束水之後可以涸

出開墾計得田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糧則挑河築堤之
費可以稍補乞准借庫銀五十萬兩先爲興工其餘不敷
候陸續分收籽粒並田價銀兩逐漸接濟定限六年告竣
完工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年更
可加增新賦十餘萬兩矣俱奉有再行確議之旨至是靳
輔回奏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部議行

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
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
文藝晨夕披閱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衰集未備因思

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
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
集及借本鈔寫等事尔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
軼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 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覆
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
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
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繕寫交翰林院進
呈有原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

旨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

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于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 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湯斌由江寧巡撫陞任至京陛見

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尔前陞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已率屬寔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尔其勉之

上歷詢吳中年歲風俗並地方吏治民生措紳居鄉若何

又問下河開海口事何如湯斌奏曰 皇上命尙書薩穆
哈侍郎穆稱額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
等遍歷海口各州縣人眾言雜不能盡一卽州縣水道海
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今年荒歉
四分工銀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間築堤開河恐毀
其墳墓廬舍甚言不便部臣公議以築堤取土艱難工必
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 皇上軫念民生之意而工程
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爲便臣與徐旭齡
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遂同具題

但念此事乃我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痼瘼念切隋命大臣相視海日簡選賢能開口洩水真堯舜之心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去路不但民間田禾永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萬一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罪何所逃若云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固不敢爲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濫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

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毋多發帑金止于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欵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爲修河之用此外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悞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作當有成效此意向會與薩穆哈穆稱額等言之

上召問穆稱額曰湯斌語尔回時何以不奏穆稱額曰臣等與湯斌等同至河于省視又傳問七州縣民人皆云此水浸決日久今欲開濟海口其事甚難其挑濟下河高處

使積水歸海等語湯斌並未向臣言又召問薩穆哈對曰
臣同踏勘水至海口集問百姓皆言不便臣等以所籌不
實故議暫停至湯斌挑濬下河之語閒談時誠有之並非
公同商酌語也

上命大學士等以開濬海口事傳問九卿及淮揚所屬之
在京官員 五月大學士等覆奏臣等遵 旨問九卿及
淮揚等處現任京官喬萊等據喬萊等云積水須有去路
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雖低窪之
地未必盡涸而諸堤之水有所減使淹沒田地饑渴出但

得實心任事爲國爲民之人自然成功七邑錢糧有限又因災傷蠲免畢竟

皇上發帑金救民更述等語據九卿云先薩穆哈穆爾額前往相度海口以水勢甚大難以開濬因議暫停湯斌原任江寧巡撫所見必確今稱開海口有益故復議應開

上曰衆議共稱應開薩穆哈穆爾額因何以爲不可彼但憑信高成美之言自己全不會詳察耳此事必須委用得人方可成功孫在豐有才著發帑二十萬兩前往督修功若可成再酌量動支正項錢糧 六月九卿遵旨議覆

河道總督勒輔應革職留任 上曰勒輔去留有何關係
但另補一人必塞減水埧減水埧一塞則河堤萬不能保
爾等可爲兩全之法否九卿回奏曰若目前竟塞減水埧
恐一時潰決受害甚大俟河底刷深後減水埧方可不用
上曰爾等意見相同否湯斌奏曰臣原不知河道情形
因舊年奉旨往徐州一帶看視河形見減水埧太多舊時
止有四處今增至三十餘所目前若竟行堵塞恐黃河衝
決堤岸民田仍受其害若不行堵塞恐河流分散水勢緩
弱則河底漸高運道有碍臣愚欲將減水埧瑣築加高若

水大仍可分洩水小俱使歸道則河底日逐刷深水無泛
溢之患減水埧亦可漸堵塞矣工部尙書杜臻曰築堤開
減水埧原是古人成法但古人先開引河使水有所歸不
致漫溢民田今勒輔但開減水埧未開引河此民田所以
淹沒也尋奉

旨勒輔暫免革職仍令督修 韋尙書薩穆哈侍郎穆稱
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實也 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台灣
事宜一台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台灣鳳
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考收交

分巡台廈道就近管理一台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
內地官與兵似房一体現在兵丁到汎年月各不同請將
此內有願在台者聽聽外餘按赴汎年月三年調歸原營
仍于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一台灣澎湖兵除糧米于
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
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無虞請于每年四
月內卽發夏秋二季餉銀十月內卽發冬季並來年春季
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

旨台灣駐防兵丁着于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爲例

餘如所議行 七月侍郎孫在豐等陞辭

上諭曰朕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命尔前往淮場所屬
下河一帶車路等河並串場河之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
挑濬事務宜悉心區處使海口流通蒸民復業 九月免
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二十六年地
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 免湖廣福建兩省
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
十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圖
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

撤兵收集于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利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擾奪侯鄂羅斯使復至定議十月都覆探在豐疏言疏通之法開濬不如導蓄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四一出天妃石碇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公堤一帶既爲鹽艘利涉又會引諸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爲開濬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間減水閘下而

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建修臣等議孫在豐疏稱若者
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日改減水埧爲閘將串場河
令鹽商挑濬應如所請 旨如議改減水埧爲閘並着孫
在豐會同勒輔確議 十二月孫在豐題允從海口應挑
石礎等處興工請勅河臣如遇水勢稍減卽將減水埧盡
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曰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
不能與勒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埧則下河一面挑濬上河
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若卽閉塞日後運河橫決則勒
輔僭以爲詞太學士等請令二人來京面陳

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來京堵塞堤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勅諭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于巨浸中從事乎勒輔前疏欲將諸口閉塞今孫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阻撓意乎着勒輔來京面問免直隸直順大廣四府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戶部請裁公費

上曰目下國計充裕所事不在乎此况貧官需此以資生者甚多豈可盡裁着照見行例行編修廟社納與學士

張英同侍御批通鑑綱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嚴寒溽暑卽巡幸駐蹕命臣捧簡進
閣一如禁廷披覽之際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
及進退人才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聚訟者親加剖決
悉歸至當請頒發聖諭宣示史館以發凍水所未詳補紫
陽之弗逮得

簡勵杜納朝夕荷從勤勞可嘉所以奏著禮部翰林院會同
議奏如所請

東華錄卷之十三終

東華錄卷之十四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等奏臣等詳問勒輔據云高郵州南兩大減水埧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二小減水埧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北其埧亦有可塞處惟高家堰之埧斷不可塞

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之埧惟在塞高家堰之埧今不塞高家堰之埧止塞高郵州之埧何益之有湯斌奏雲梯關與前不同若不塞高家堰之埧則淮水盡入黃河

黃水無倒灌入淮之理從前河堤單弱不築減水堤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既高堅若塞堤堤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勒輔惟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舖等處築減水堤今黃河之水入洪澤湖湖不能容又于高家堰築減水堤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于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堤令入七州縣迨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可慮今皇上令塞高家堰堤修理下河不特七州縣漸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勒輔奏挑濬下河使積水入海

雖云善策但海水倒灌可慮

上曰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黃河南岸毛城舖等處減水埧閉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堤可以暫塞一年爾等再議 大學士等遵

旨覆奏開濬下河應塞減水埧

上問勒輔曰毛城舖一帶開埧可閉塞否輔曰永塞不便可暫塞一年

上曰欲開下河須塞上流若但塞開鄭州之五埧不塞高家堰半事何益輔奏曰前孫在魯只議開鄭州未及高家

堰今

事上所見最為洞悉臣何敢欺隱高家堰之填亦當如聖
諭閉塞也

上諭王部下何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堤及高家
堰兩堤照勅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
其黃河南岸開堤著于來年堵塞一年其高郵州高家堰
等開堤既限期堵塞著孫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
二月興工挑濬下河勿至遲悞 四月授田雯江蘇巡撫

陛辭

上諭之曰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
爾當以愛養民生爲務至地方豪強爲害于民者不可不
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事至文武本屬一體文
武輯睦則兵民自安矣 五月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
台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愼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漢
臣撫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請逮繫嚴鞠下九卿議有欲
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大學士余國柱以湯斌當九
卿會議時有愾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
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綸旨一時惶怖罔知所措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集動違典禮循省自慙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仍不明晰嚴飭之 部議廣西撫王起元言新陞學道陸祚蕃由原任登萊道赴粵路遠卽改肅作科亦難遍及請展鄉試期于十月舉行從之 七月土謝圖汗奏鄂羅斯使請和已抵臣境

上命薩布素等統兵還黑龍江墨爾根 九月丁亥丑時

京師地震

是月丙子朔

十月特准順天鄉試浙江錢塘監生

查嗣韓福建侯官監生林文英五經中式 大學士等奏
前勒輔疏稱高家堰之外在築重提請停丁溪等處工程
奉 旨問于成龍今于成龍覆稱挑濬下河有益于民若
照勒輔修理則民反受其害

上曰挑濬此河原欲有益七州縣生民勒輔稱高家堰等
處築堤以爲屯田可获百餘萬錢糧朕從利益民生起見
非爲錢糧也此挑河關係緊要着尙書佛倫侍郎熊一鰲
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會江南總督總漕催勘議奏 十

一月

上諭向者原何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後再行
此例貪官似有儆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免江蘇浙
江二省二十七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
錢糧十二月尙書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河臣勒輔疏
請築高家堰重提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並黃河兩岸立
閘分洩黃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
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會勘上下河道知高郵
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壩東注高郵寶應
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城東堤減水壩流入下河

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爲第一要着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勒輔原議史家店以內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埧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至衝突堰堤但洪澤湖水流入漕河漕堤關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以北五叉河閘開濬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慶澗河等處亦應開濬引水由射湯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埧係下河水會之源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濬此處但應堵塞黃河

兩岸仲家莊草灣等處建石閘一座分洩黃水入海仍照
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開閘
之處逼近安東實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
河形勢現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清口則下河水勢
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盡行停止其修
築月堤並澗河等處開濬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
題請 旨九卿詹事府科道會議

二十二日巳巳子時

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京口至

瓜州漕船往來有風濤之險宜仿民間渡生船式官設十船導引防護部議以向無此例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見京口瓜州往來人眾備船過渡裨益良多其如所請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御史郭琇疏叅勒輔治河無功偏聽幕客陳潢阻撓下河開濬又尙書王曰藻等議勒輔疏請屯田有累于民請行停止至高家堰之外再築一堤應如所請

上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頗深悉之今欲築重堤使水由清

口入海若果有益當日何以不早築高郵等七州縣百姓
苦累異常朕目擊心傷今于堤外又築一堤是重困小民
矣至于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實甚江南民莫不嗟怨
爾等寧不聞耶以郭琇忝本令九卿會議尋議罷勒輔任
革陳潢朕衛予杖流 江西巡撫王隲廣東巡撫朱宏祚
同日陛辭

上諭曰巡撫以撫守爲要大法則小廉百姓俱蒙福矣朕
事事以百姓爲念爾等到地方一切利害有關百姓者不
妨事事奏聞又曰爲大吏者亦須安靜安靜則爲地方之

福升貪汙之吏先當訓戒之如其怙終不悛再行叅劾可也二月江蘇巡撫田雯以蘇常等府漕米因結穗時屢遭風雨米色青白未純今依限收兌具疏奏明部議易米起運

上嚴飭部臣特允所請又疏言丹陽上下練湖田灘久荒迨召民承佃上練湖田灘五千九百八十餘畝每畝納價銀三錢戶部駁增至六錢未已小民畏縮觀望致拋荒千二百餘畝下練湖田灘萬三千餘畝亦報墾無幾請定每畝六錢三分召佃輸課庶廢地漸成膏壤下部議行時布

政司宋榮以越省購辦銅斤價值較定價昂費過繁據請
奏停採買雲疏言寶源局增鑄錢文原以裕民令藩司勸
支芦課採買是其專責但江蘇非產銅地湖廣江西商販
經由各關購買所餘無幾價值每斤一錢六七分部定六
分五釐實屬不敷各州縣辦解苟非派民卽係虧帑倘採
買萬難議停請量加價值以示寬恤部議不准

上特旨照各關例增至一錢並下安徽湖廣江西畫一
總督慕天顏言臣等會勘河工何臣斬輔議築高家堰重
堤臣等會議修高家堰舊堤後尙書佛倫等奉命再勘皆

從靳輔臆說不敢附會且何臣倡舉屯田一事屯官丈占
民田百姓苦累臣據實奏聞 旨着九卿等察議 先是
御史郭琇疏題爲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乾
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
止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有有其縣驩堯舜始焉因
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爲
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鑑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

私竊歡誦千古難逢適者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眾口益縱肆

皇上灼知情僞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不知所以爲報竊自念我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跡胥列具呈于左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卽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卽如御史陳芝紫劾湖廣巡撫張汧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加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卽此可見矣 一凡明珠奉有

旨意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黨羣心挾取貨賄至于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宜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有尙書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
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
寄以腹心向時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國
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矣 一凡督撫
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
是以督撫等官遇事腴剝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猶有未給足者皆貪官搜索以奉私
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

道之人率往請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
預定由是學道皆多方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
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
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
獎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濬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
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見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純攝于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干是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天鑑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

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素至于考選科道卽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歛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辦時見御史李

時謙譽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忝勅卽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惧 以上各款但約譽指忝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窮

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豹狼而開狐狸卽爲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將刑責難離職必報恃有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聖威立加嚴謹備用賢能傳譽傳物天下人情莫不欣暢
感戴

聖明無盡仰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題
按郭琇疏稿 實錄未載徧尋內閣紅本無有從郭琇
華野集錄出奉

旨補入明珠傳因並錄之

本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大法

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朕拔擢簡用之意朕親
理萬幾歷有年所于爾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爲
臣子者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
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行申戒又復諄諄面諭
訓誨再三今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
全不恪勤乃朕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羣互相
交結同年門生相爲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
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
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已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

行倡率之人持議于前眾遂附和于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其又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眾畫題希圖巴結廷議如此國事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債事巧于推卸朕深惡此等擁護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于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神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惕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徇情面植黨納賄

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喜阿思喀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耿于懷是以邇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卽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鋼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塞楞額往審張汧所忝事情朕面諭塞楞額張汧居官貪穢爾等嚴行審出迨差回特加詢問塞楞額奏稱臣于此案盡心研鞠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

爲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稟發將保舉張汧官員並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案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已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眾議朕亦曾面加誠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忝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曾效勞績者故免其發覺靳爾決明珠着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

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着休致回籍余國柱着革職科爾
坤着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着解任于河工案內完結
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已奉公勉盡
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特諭 三月優

陞原任檢討魏既齊爲山東布政使 御賜陸祖修言總
河靳輔身雖在外與九卿呼應甚靈會議之時尙書佛倫
科爾坤等不顧公議左祖河臣竊思河工屯田二事于成
龍自有成算應請俟于成龍到京面奏明確加以乾斷從
之 宗人府議給事中高層雲疏忝大學士王熙尙康親

東華錄 卷十四
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

旨朕召大臣議事每賜墊坐語嗣後不必爾諸王行跪
斬輔疏忝慕天顏等朋謀陷害阻撓何務

上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斬輔者甚多斬輔爲總河有年
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悞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
河之事雖百喙亦難逃罪卽欲置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
俟繼用之人河工告成始可議罪且朕曾閱河防一覽于
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此疏著九卿一並察議

上御門詔諸臣議河工事宜斬輔曰臣專管上河再四籌

度惟有高家堰外再築重堤水不歸下河庶有裨于七州
縣至濬下河恐海水倒灌上曰海水倒灌無有是理郭
琇奏靳輔派民之事甚多存在騷動况屯田明係奪民產
業江南田畝原有二畝算一畝者因地窪下圳長不常若
計畝重課寔爲累民上曰屯田害民百口亦不能辯至
開海口乃必應行之事尔等但論下河應批與否及重堤
之築與不築耳靳輔奏重堤將水截住盡出清口不令水
歸下河則七州縣之田可出重堤築是于成龍奏開海口
事奉特旨行今築重堤停海口縱上流之水不來而天

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處臣意濬海口

上顧大學士曰朕留心河道深悉情形九卿畏懼靳輔不肯定議明日御門再召諸臣尙書李天馥奏靳輔于成龍各堅執前說臣等公同商酌下河當開重堤宜停

上問靳輔海口何年淤塞輔奏土人云明隆慶年淤塞至今海潮來一次卽增一葉厚之沙故漸塞

上曰此言甚屬虛妄潮退其流甚疾尙何沙之存積據幽言海水倒入將來海口一開便有明驗朕記尔言又問于成龍塞減水堤以開海口河堤可不衝決乎成龍奏不能

保其不決臣于上河實未明曉焉敢妄對 上曰崔維雅之論可行乎成龍奏聞人言如此臣實未甚曉

上顧謂諸臣曰朕細閱崔維雅治河書其勢必不能行于成龍亦未洞悉河務仍着公同詳議 尋議海口宜開重

隄宜停谷減水填矣海口通後酌議緊要者留之不緊要者塞之允之 尋諭吏部靳輔募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

亦不便修河宜速行更換 調閩浙督王新命總督河道

侍郎開音布督理下河 以屯田累民勅督撫查清丈出之田給還原主其舊設屯田同知縣丞等官悉裁汰 革

斬輔慕天顏職孫在鼻佛倫等降調有差 六月楚省督
標裁兵夏包子卽夏逢龍等鼓噪搶劫聚衆作亂巡撫柯
永昇投井死按察使丁燁東家奔安慶時糧儲道葉映榴
兼署布政使賊迫投偽職映榴給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
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溝出避難以司道等印五
付其僕葉華林向所過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
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畧曰臣一介豎儒幸中
進士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擢今職嘗以潔已奉公自矢夙夜但愧

才具庸劣未效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劫奪撫臣勅
印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
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伊時卽欲率同妻女閭門殉節
第念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專遠在原籍
其餘二子尙未成童晃晃孤嫠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
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
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今勉盡一死以報國
恩所恨事起倉卒旣不能先事縹緲懸旂反側復不能臨
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

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悲雖么麼小
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觀蕩平也

上覽疏畢諭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亡臣之分
近有武昌兵亂葉映榴守義不屈嘗賊自刎聞其遺奏五
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其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
泣遂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生
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爲惻然不忍
披閱應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
特贈工部右侍郎賜祭葬如典禮諡忠節建祠御書丹心

炳冊額賊竊據武昌城 命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率兵
討之 諭大學士等近來科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
專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有條陳事赴暢春園面奏
尙書呵喇奏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特泥沿居民直抵
喀喇卓爾渾之北拒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日程澤卜尊
丹巴攜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爾喀通國
各棄盧帳牲畜南竄土謝圖汗不知存亡命邊塞加意防
守 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云去年噶爾
丹率兵三萬來侵噶爾丹弟多爾濟札卜領兵來掠右翼

人蓄今噶爾丹自抗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
噶爾旦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溫卜等率兵
來取厄爾特泥沿之地距我地二日程祈速賜救援湖廣
提督徐治都報六月十四日官兵擊敗夏包子賊眾二千
餘人于應城縣陣斬偽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隨駐應城
縣內嗣于十七八等日夏包子率賊萬餘圍攻應城我師
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 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
處途遇厄魯特因攜噶爾丹奏疏歸又囑海三代爲轉奏
澤卜尊丹巴來投或拒而不納或擒之

上遣使往諭詰問情由令遵旨議和 喀爾喀洪俄爾戴
青台吉疏報噶爾丹來掠達賴台吉至枯倫貝爾

上諭格親王全福等曰厄魯特至我汎界僅七八日程宜
預爲備禦其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
第派所屬十旗兵一萬盛京將軍等派兵一千于所指之
地備禦 南陽總兵史孔華報七月初十日臣帥師進討
夏逆賊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恢復漢陽
徐治都報七月十五夏包子率賊駕船至鯉魚潭遣衆將
鄭典等剿殺焚其船賊來犯大營者官兵擊走之生擒傷

總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夏包子僅以身免 又疏
報七月十八日武昌城僞官弁獻城投降獻僞官等姊妹僧
大原首級收繫夏賊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僞總兵獻
城降黃岡縣生員宜畏生等擒賊首夏包子獻軍前磔之
八月設站侍郎文達等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于八月
初三四等日相遇于鄂維會諾爾慶戰二日厄魯特夜襲
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噶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
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 九月澤卜尊丹巴胡土
克圖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劫掠約會守我邊哨愛必

汗喀喇鄂博之地

上以邊塞不可不防派京師入旗護軍等兵及宣化大同精兵各一十往歸化城駐備尋令暫停候旨先是喀爾喀熱青台吉等二十八人各率所部人邊請降旨准于

汎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吉率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弟子等入汎界乞降沿邊阿霸哈喇諸台吉皆願從內附許之

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十一月兵部覆御史郭世隆言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嗣後凡失察私參請加嚴定處

分之處俱無庸議

上諭俞創人參禁絕甚易但人參爲物治病有益且無甚
關係故朕于俞創人參之人亦未嘗有一正法者着如部
議 貴州巡撫田雯疏言貴州兵米編自秋糧威寧大定
黎平思南銅仁等府距省五六百里遠則千里兵多米少
每與有米無兵之開州修文等縣撥支黔山峻險運費倍
于正供單寒憊獨之民輸稅莫繼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
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贖庶民兵兩便部議不准嗣總
督范承勲提督馬三奇復言征銀爲便應如雯所請後下

部議從之又疏請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立學校部議貴筑係兩衝歸併新設之縣照小學例考取生員八名卽令新貴教取兼攝其永寧等十一州縣生童就附近州縣應試又疏稱平溪清浪二衛學向係黔屬思州考試嗣因驛站歸併楚省學校亦隨改隸諸生應試需下武昌有洞庭之險土心畏阻請將二衛學仍歸黔省考試下部議從之先是湖廣巡撫丁思孔疏 民間禁用鳥鎗妄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遠居民商賈蓄鳥鎗以防不測至苗蠻巢棲

硃處驅狼捕獸多用烏鎗俱無庸查詰以致驚疑下所司知之福建張伸舉疏言台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甚多若一時全禁貧民無以爲資請開爐鼓鑄收買偽錢銷燬從之